

張大風及其家世

饒宗頤

(一)

張大風名風，或自寫作颯，江蘇上元人。其畫向稱逸品，《桐陰論畫》列於首卷大家，在石溪、石濤之前。張風在畫史上之地位，已有定評；自若干年前，張大千得《烟伯社師》一卷後，自扁曰大風堂，即用大風為室名，遍徵海內畫師黃賓虹輩題跋，張大風之名遂更不脛而走。張風事蹟，以周亮工《讀畫錄》為最詳，稱其家貧惟容膝地；又稱其畫無所師授，偶以己意為之，頗令人懷疑大風出身貧苦之家，實則風乃都督張可大之仲子，張怡之弟。論其畫學淵源，當先溯其家世。可大《明史》有傳，畧云：

可大字觀甫，應天人。世襲南京羽林左衛千戶，舉萬曆二十九年武會試，授建昌守備。遷浙江都司僉書，分守瓜洲、儀真，江洋大盜斂迹。……遷劉河遊擊，改廣東高、肇參將。調浙江舟山。……可大築硤蓄淡水，遂為膏腴。民稱曰「張公硤」。天啓元年以都指揮使掌南京錦衣衛。六年，擢都督僉事，僉書南京右府。崇禎元年出為登、萊總兵官。……盡心海防，親歷巡視，圖沿海地形、兵力強弱，為《海防圖說》上之。……四年十月，僉書南京左府，兼督池河、浦口二軍，登人泣留之。未行而孔有德反吳橋，東陷六城。……復為所阻，乃還鎮。……可大時守水城，撫膺大慟。解所佩印付旗鼓，問道走濟南上之。還家辭母，令弟可度、子鹿徵奉母航海趨天津。而以佩劍付部將，盡斬諸婢妾，遂投繯死。事聞，贈特進榮祿大夫、太子少傅，諡莊節，賜祭葬，予世廕，建祠曰「旌忠」。可大好學能詩，敦節行，有儒將風。……弟可仕，字文峙，以字行。隱居博學，嘗輯《明布衣詩》一百卷。（卷二七〇，標點本，頁六九三九至四一）

《列朝詩集中》丁集：

可大，參將如蘭之子，……有《駛雪齋》諸集，蓋古之儒將。

朱緒曾輯《金陵詩徵》卷二十六：「莊節博學，所至敬禮賢士大夫。投壺雅歌，軍旅倥傯，手未嘗釋卷，所著有真州、婁江、電白、舟山諸稿；白下、牟子、駛雪齋諸集。祠在雨花山，有松風閣，家南門內，今名張家園。」錄其詩《書邊事》等四首。

《明史》可大傳中之鹿徵，即大風長兄張怡，事蹟見陳鼎《留溪外傳》卷五《白雲山人傳》。張符驥《依歸草》亦有張怡《傳》。又方苞嘗為撰《白雲先生傳》云：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間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方望溪全集》卷八）

怡在清初為遺老領袖，既享大年，著書滿家，沒後書竟入墟，望溪深致嗟惜。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

山人生時，園中鹿亦產子，因名鹿徵，而以瑤星為字。崇禎間，曾仕錦衣，故其六十初度詩云：「當年執戟侍明光，親見彤雲捧玉皇」也。山居鈔書頗多，著述甚富，予所見者，僅《玉光劍氣集》、《謏聞正續筆》數種而已。曩造其山居，見案頭有手鈔宋季張炎叔夏《詩集》一卷。今其遺書不可復問，詩亦流傳寡矣。

黃氏《千頃堂書目》二十八著錄有張鹿徵《古鏡庵詩內外集》，乾隆四十七年，英廉奏《全燬書目》中有張怡《玉光劍氣》十二本，然朱彝尊尚及見其《玉光劍氣集》。魏憲《詩持》二集收張遺（瑤星）詩十六首，稱其所著有《二勞》、《泰山卮言》諸集，《全清詞鈔》張怡小傳稱其有《古鏡庵詞集》六卷，止錄其《卜算子》題王子京（遂）畫一首。《讀畫錄》王子京傳引瑤星此詞，間有不同；惟謂其有詞集六卷，不知何所本（或

即詩集之誤)。

可大之弟可仕，即自稱紫淀老人者也，本名逸。《明詩紀事》辛籤十七謂可仕著有《落葉哀蟬集》、《願不願集》、《編年稿》、《擊磬集》。又引《帝里明代人文畧》云：

張逸名文峙，七歲能讀《楚詞》，為諸生，務為根柢有用之學。南大司馬范公景文詢以江防策，文峙臚陳古今方畧，撰《南樞志》一百七十卷。虞山太史為之傳曰：「文峙慷慨有大志，孤行側出，歌石爛而憂天墜，非時人所知也。家鍾山之陽，墊巾壞服，往來棲霞、雨花間。出無童，入無廬，冬無裘，夏無葛，衰不杖，病不藥，行忘之，遊忘返，行吟野哭，嚶嚶咄咄。癸巳冬，積雪拒門，擁衣寒餓，詠雪滿山中之句。賦詩四章，歲暮懷友十六章，踰年病死。所著《紫淀老人編年稿》五十卷，《選宋元詩》十卷，《明布衣詩》百卷，沒後皆失散。猶子瑤星，作《遺書歎》以傷之。

所云錢虞山撰者，實為《明士張君文峙墓誌銘》，載《有學集補》。紫淀卒於甲午四月，即順治十一年。《千頃堂書目》三十一著錄張可仕《補訂閔士行明布衣詩》一百卷，是《明布衣詩》乃閔士行原著，士行字景賢，歙人。可仕詩，《金陵詩徵》二十六收四首，錄其《賃春於宋其武之鷗天館》二律云：

吾巢方屢奪，賦命不如鳩。天下無芳草，黃河有濁流。出疆難載贄，敵國適同舟。安得劉南坦，飛神贈一樓。
正得兼旬食，仍煩數米炊。愛錢方命俠，擇木苦無枝。直釣驚河伯，無絃答子期。櫟荅閒詠去，何日不西悲？

可仕弟可度，字二嚴，自稱屬筏老人。《明詩紀事》稱其有《鴻雪草》、《墨莊》、《屬筏道人詩集》云。《池北偶談》記可度好佞佛，一食清齋，遽然終日。《金陵詩徵》二十六采其《廬山雜詩》諸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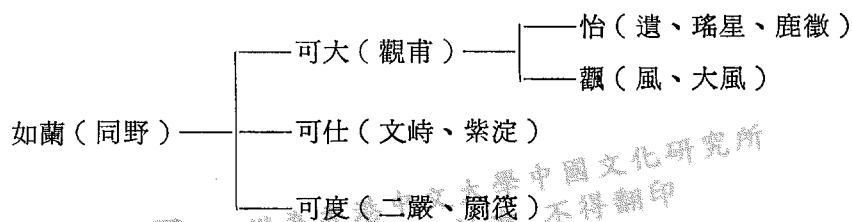
可度（二嚴）嘗貽書與其侄怡云：

昨詩佳甚，喜其直吐胸臆，無纂組之煩。寓中得一刻清閒，亦可印證學問。予去年八月，作屬筏傳一篇，送姪一覽，可為我修飾一二。人生在世，一場懣懣，大限將到，光景無多，聊為蛇足之語，以存雁過之音。（《尺牘新鈔》卷十）

即以所作自傳交瑤星為之修飾。

茲將張風世系列下：

其先本楚之孝感人，家於金陵。



紫淀、爾筏所居爲小東園；張怡《金陵諸園詩》自注云：

小東園，先大父榮祿同野公燕居也。從世雅堂右折而南，亭輕三楹，荆川題曰白鶴山居。左曰裁雲閣，先世藏書之所。叔父紫淀老人寢處其下。堂後曲室爲佻與仲父丹室。從堂右牡丹臺旁磴而上，中踞一亭，亦曠亦奧，則季父爾筏老人讀書於內。後紫淀老人盡棄所有，作《携書避亂圖》而出。仲父丹室中懸小像，來居者以爲仙翁而頂禮焉。今盡荒地矣。（《金陵詩徵》三二、《明詩紀事》辛籤二六）

可想見張氏園宅之概。紀映鍾寄紫淀翁五律有「春歸荒暉水，麥秀打船風。野廟悲無主，人烟日不同」之句，蓋亡國後之作。（《贛叟詩鈔》）

又《海石園》自注云：

先莊節公殉國事，家餘四壁，遂鬻此園爲伏闕費。園中幽房曲室，最爲雅靚；小池迴廊，不廢遊覽。予讀書其中者五年，後歸陳中丞幼白。

至瑤星所居，則曰雲乳山房，其詩注云：

予性愛園居；昔人所云志在兩株樹十莖草之間耳。初居海石園，在杏花村旁蕭公廟後。次居寒山園，在南郭窰灣內，與今佟園衡宇相望也。後卜居武定橋東，屋內小園曰讀樂，頗可晏坐，而素畏婦人聲、雞犬聲、婢僕詬誶、市人喧鬧聲，乃於橋之極東迴光寺前得倪園而晨夕焉。自滄桑後，流離顛沛，不得復購園居，就雨花山閣爲先莊節掃地焚香，冀畢餘生。而乙亥之夏，閣前松竹盡遭斫伐，觸目愴懷，不堪聞見，乃葺攝山之雲乳山房而投老焉。此金陵第一大花園也。僧徒居其中，而日用不知；游人涉其境，而神情不屬，乃以獨享爲愧耳。

所謂倪園者，詩注云：

倪園，笑峯大師所構也。時笑峯尚爲小司農，在燕邸，予以二百緡得之。門前老屋數間，右有亭三楹，虛敞而邃，修竹蔽天；左高閣一區，前望雨花，後眺淮水。左環千堞，右繞萬竹，爽目快心，無過於此，後仍歸倪氏。

笑峯即倪嘉慶剃度後之法號。瑤星屢徙居，最後始居攝山中峯，方以智爲作山水，其題識云：「截斷紅塵石萬尋，衝開碧落松千尺。特地爲中峰拈出，拈箇甚麼？可惜！可惜！無可道人。」上有「白雲張怡」一印。該軸現藏何氏至樂樓。方苞跋謂此幅爲攝山中峯張白雲先生作者是也。至樂樓藏蕭雲從山水冊第一圖即爲《攝山圖》，蕭氏題云金陵惟攝山極奇險云。

陳鼎撰《留溪外傳》，其《白雲道人傳》稱怡「抗節不屈，草衣木食於鍾山之陰者五十二年。」張怡晚況之潦倒，其與劉公勇書可以見之。書云：

弟鹿鹿魚魚，如蓬如梗，偶以台宕入夢，擔簦南遊，不謂荆棘彌天，龍蛇滿澤，山水勝境，化爲迷陽。一雙蠟屐，高掛壁上。世間不如意事，大約如此。困頓歸來，貧與病俱。簞瓢如顏子，而無負郭之田；襟肘如曾參，而無養志之子。老婦臥病，呻吟米桶之中。諸父窮居，愁對衡門之下。學不日益，而身日衰；道不加高，而魔加熾。爲人自爲兩窮，出世入世交病。清夜迴光，通身汗下，道兄何以指我迷耶？（《尺牘新鈔》卷五）

書中言諸父窮居，即指可仕、可度。怡有上紫淀老人（即可仕）書云：

從驚濤雪浪中，得天然硯子兩片，其質如玉，其光如鏡，其受墨如馳，而砥筆如濡，端歛不能及也。恨坡公未及知，使壘磯浪得名耳。敬上一片，以助橫掃疾書之興。（同上）

張氏叔侄雖於困乏中，仍不廢翰墨。諸人皆耽書畫，不獨大風爲然。可度與周樂園書論畫云：

近世董元宰論畫，南宮北苑，必嚴宗派，此禪家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古人左圖右史，要以發抒胸中高遠閒曠之趣耳，寧暇計某家山某家水耶？唐舒元興記《桃源圖》云：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裏青玉，身入鏡中，此

言庶幾近之。先生與涉江氏，深入此道三昧者，其以不肖言爲然否？（《尺牘新鈔》卷八）

涉江氏指陳旻昭侍御（見《讀畫錄》一）。此言畫但以抒胸中逸氣耳。

屬筏又有題盛林玉（琳）《空山冒雨圖》云：

幽人空山，冒雨而出，尋花耶？訪友耶？大似黃子久筆意。題二絕：擬訪高人上翠峯，籃輿清興逐松風；子規喚醒英雄夢，白葛花開細雨中。（《讀畫錄》卷四）

怡於畫學更爲精湛，同時畫人多經其品題，見於《讀畫錄》者，列舉如次：

題邵僧彌《秋水圖》：「蒹葭秋水一船移，自對空江玉笛吹；好景見前誰寫得？月痕猶識邵僧彌。」

石谿畫題云：「舉天下言詩，幾人發自性靈？舉天下言畫，幾人師諸天地？舉天下言禪，更幾人拋卻故紙，摸著自家鼻孔也？介大師箇中龍象，直踞祖席，然絕不作拈椎豎拂惡套。偶然游戲濡吮，輒擅第一。此幅自云效顰米家父子，正恐米家父子，有未到處，所謂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耳！」

鄒衣白小幅題云：「衣白先生，畫多寥寥數筆，不求工好，而爽氣逼人，自有生趣。此幅巖壑深秀，屋宇錯落，橋磴參差，於六法中無不具備，文心之不可測如此。」

程正揆《臥遊圖》題云：「長康、右丞諸公，皆以士夫作畫，故皆能造入神妙。宋時畫學，猶分士流、雜流，俱令治大小經，仍讀《說文》、《爾雅》、《方言》、《釋名》等書，宜其下筆不苟也。子畏學畫於東邨，而勝東邨，直是胸中多數百卷書耳。此事固當讓青溪獨步矣。」

王子京畫題《卜算子》，事已見上。

黃濟叔（經）畫題云：「取境不高，則雲霞之氣不鮮；肆眺不遠，則林壑之懷不暢。崇岡絕壁，以謝煩喧；曲徑平臺，以供嘯咏。若有知者，吾必過而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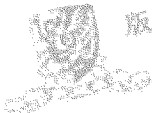
周櫟園《讀畫錄》既成，怡爲之序。畧云：

其以山水爲畫，則自宗炳始。炳之言曰：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是以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迴。故嵩華之秀，元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此畫家山水所自昉也。自是而後，高人曠士，用口寄其閒情；學士大夫，亦時抒其逸趣。凡皆外師造化，未嘗定爲何法何法也。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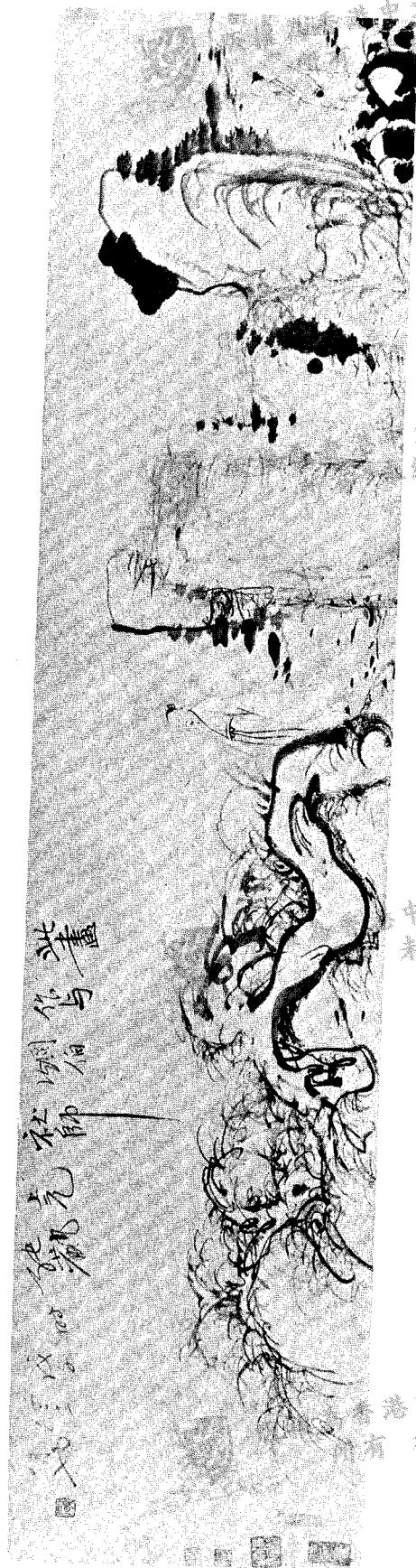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 版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此畫
 伯作
 師
 氣
 社
 以
 入

寒雨連
 空翠諸
 天盡紫
 煙澗疑
 峯對面
 崖古樹
 石崩木
 未解新
 揮雲根
 集細泉
 曲
 林有瀑
 布空谷
 石
 梁為
 中
 峯
 澗
 伯
 作
 名
 老
 社
 畫
 東
 風

圖版一 張風書畫卷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中文大學
 未經批准

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未經批准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昔大風嘗與鄭谷只論畫

言北苑畫多妙，點綴是
善行次而遠看則煙村難
落雲風沙樹，燦然分明
以是行條理於養眼亂
頭之中，他人為之即茫無
措手，余觀趙松雪畫山水
於人物舟車而寫山石樹
木，又極荒率，今大風興
筆，相類其寢饋於宋元
名畫，深矣。周標園謂大風
畫無所師授，偶以己意為
之，遂臻化境，尚未克證其
所自來也。

大千社長研精六法請

教以善何如，天都黃賓虹

黃賓虹題
天都黃賓虹

大風嘗與鄭谷只論畫
言北苑畫多妙，點綴是
善行次而遠看則煙村難
落雲風沙樹，燦然分明
以是行條理於養眼亂
頭之中，他人為之即茫無
措手，余觀趙松雪畫山水
於人物舟車而寫山石樹
木，又極荒率，今大風興
筆，相類其寢饋於宋元
名畫，深矣。周標園謂大風
畫無所師授，偶以己意為
之，遂臻化境，尚未克證其
所自來也。

嘗聞作詩要使人想不到處，思索令人做
不到處，著力便無陳腐之病。大風高士所
為詩畫，盡造合斯旨者，予故其造詣不落
凡庸，獨運天倪，筆騰墨躍，得象外趣，
所謂造韻者耶。

善子六千兩兄贊之，壬申三月樓年畫

抱琴差角絃中味，增意相尋後
工音三五年本猶，脈脈真白雪未
消。港大風嘗拜觀，松雪畫山水

以畫論入畫，從從大風之畫，以畫論別學聖
也。畫勝一言三神韻，大風之畫，以畫論別畫也
去此為何如，事勿真到，松雪畫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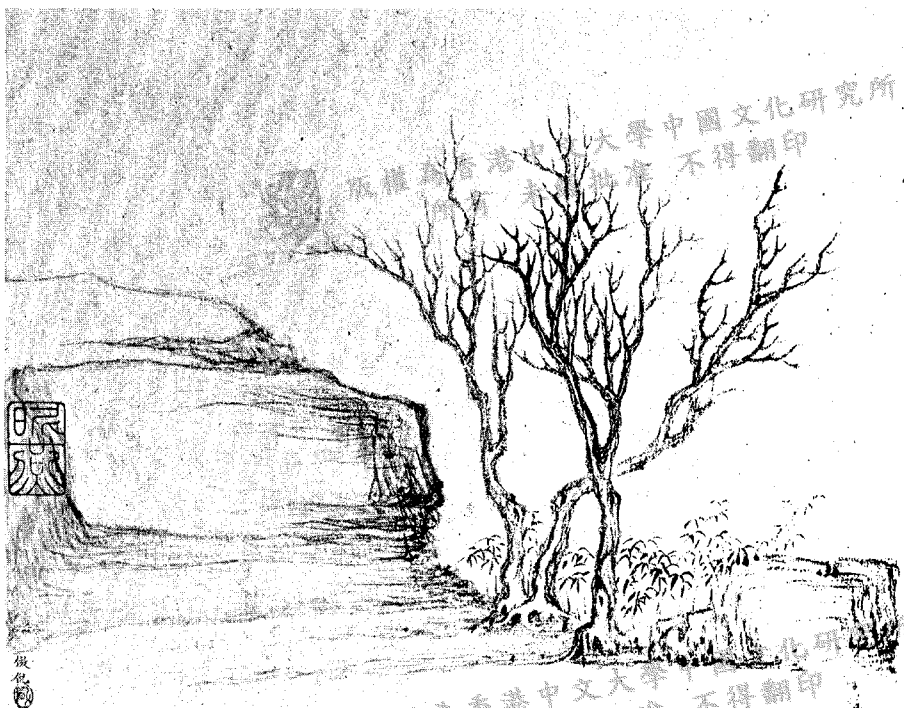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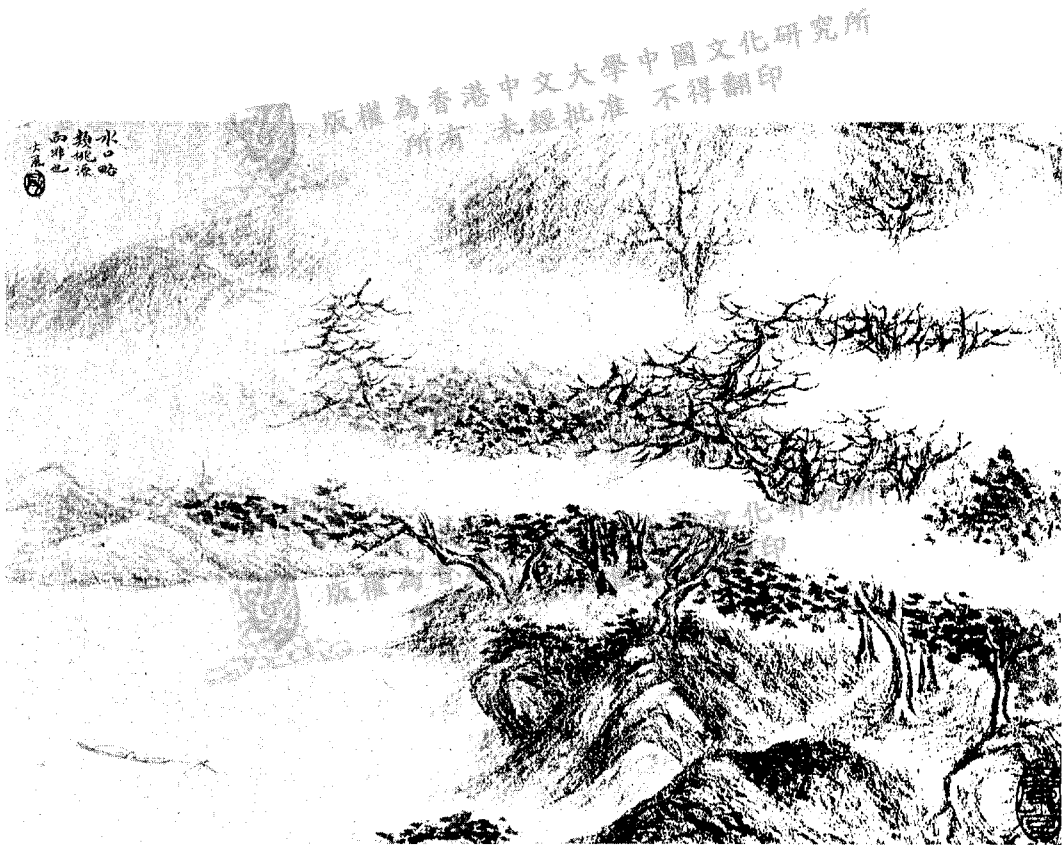
山作樞人，以秋堂運清，水本清
筆，三丹，落紅，三教黃，沙隆
翠音，初汎，子中，淡波，之，觸，波
墨中，含無限，散，黃，花，塵，色，滅
以，子，自，德，法，出，上，經，摩，沙，子，清
筆，兩，筆，聲，拾，月，腦，而，哀，冰，銷
既，啼，之，拘，事，學，人，子，稱，得，而
羨，題，消，全，門，二，依，與，謝，的，思，中

黃賓虹題

圖版二 張風畫卷，黃賓虹等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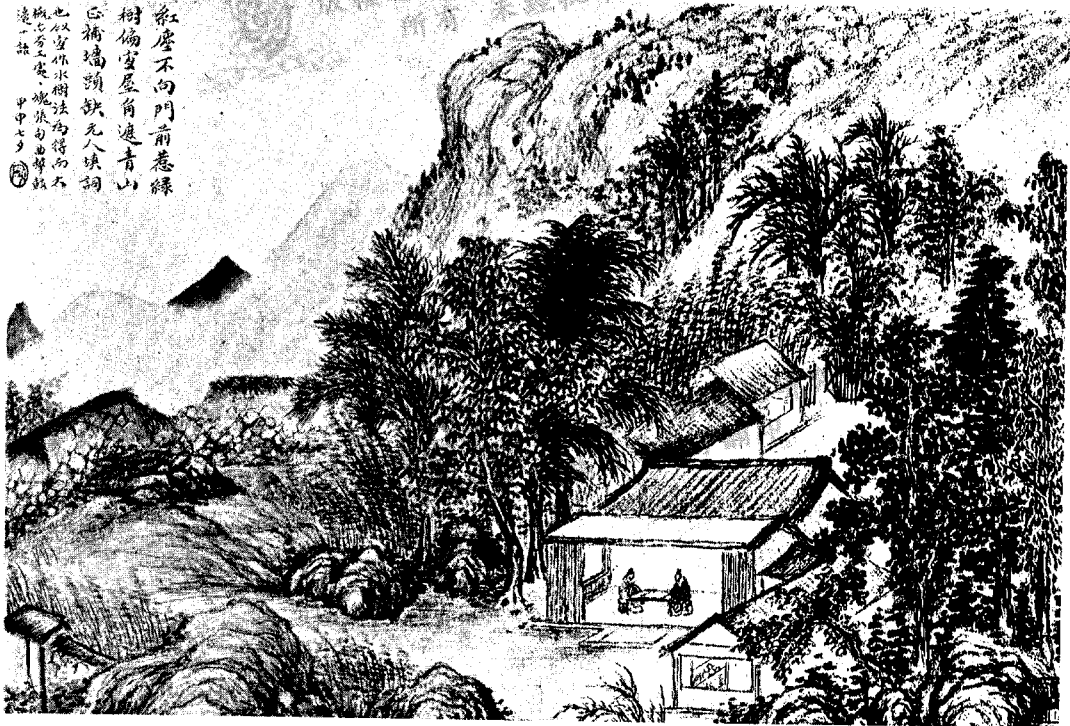
圖版三 張風虬松圖軸



圖版四 張風山水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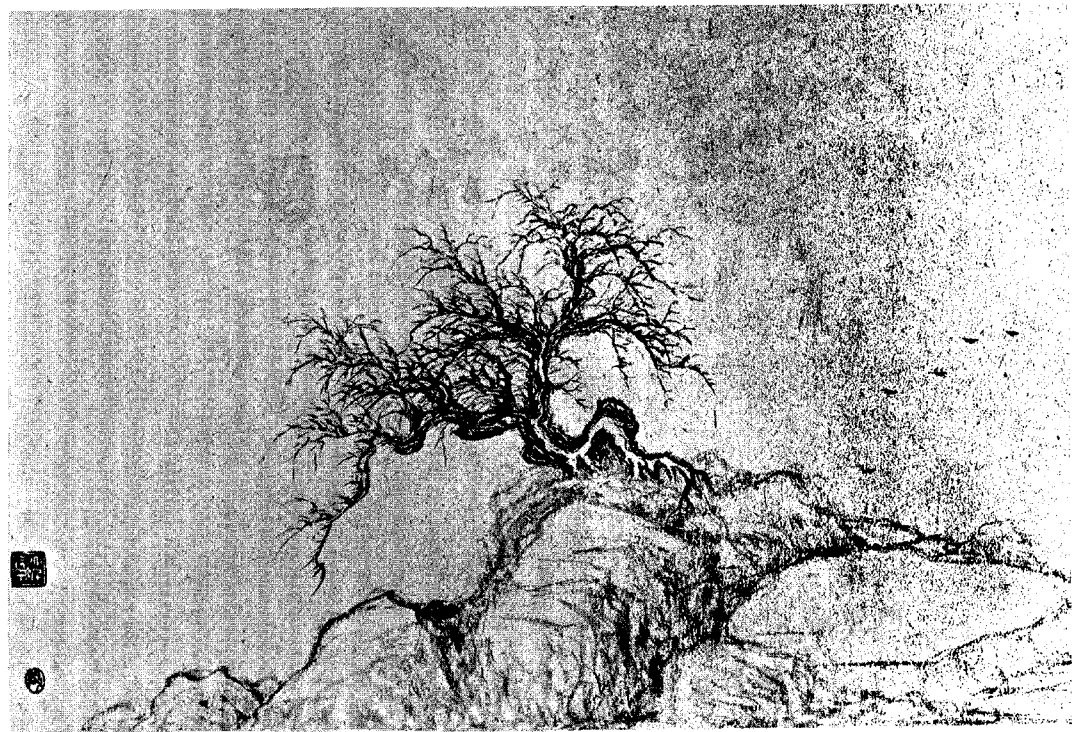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紅塵不向門前惹綠
樹偏空屋角遮青山
正補瑤頭缺無人填詞
也似當年水榭法為得而不
概心之愛 晚張句由聲韻
遠一社 甲申之冬



圖版五 張風山水册(二)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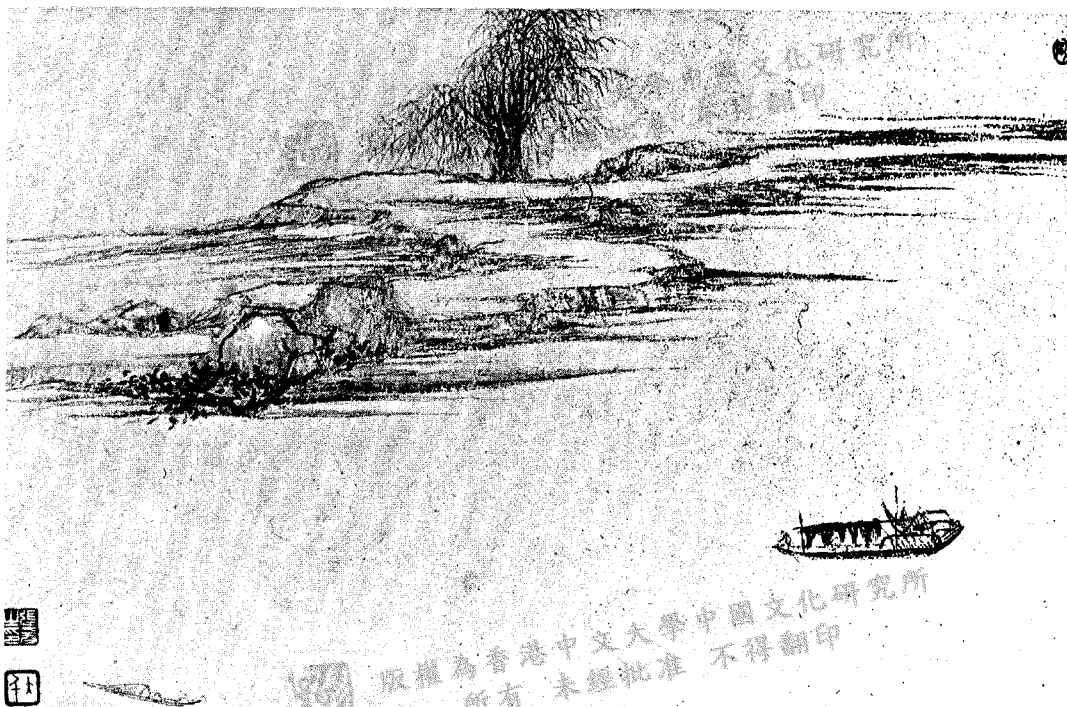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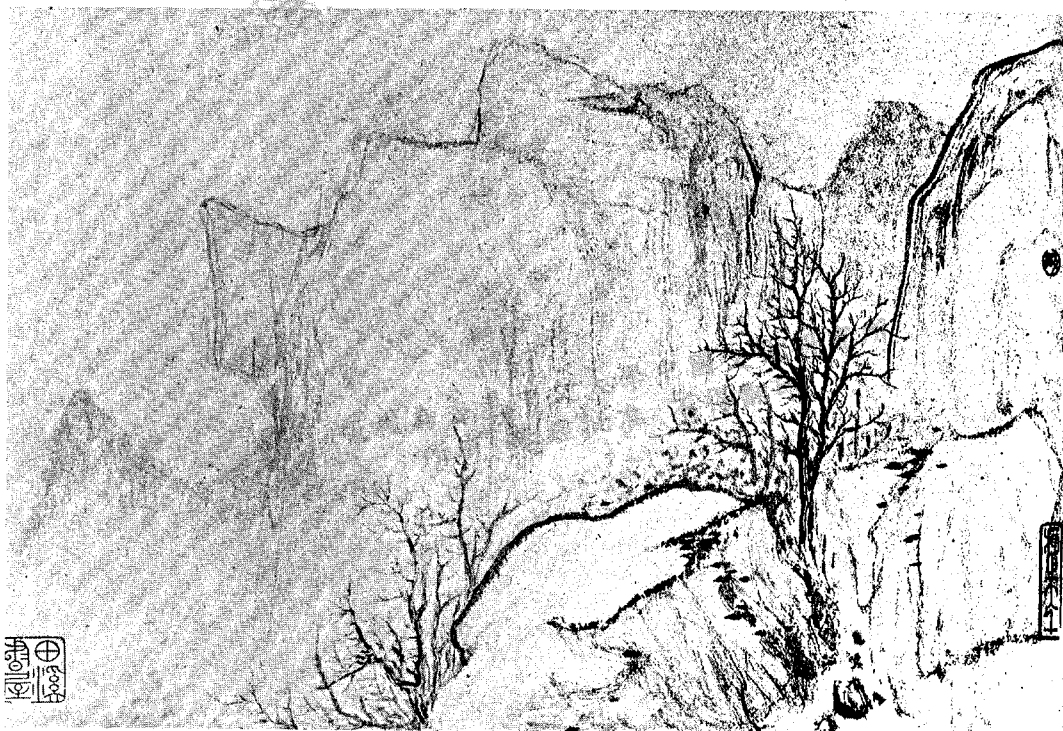
圖版六 張風山水冊(三)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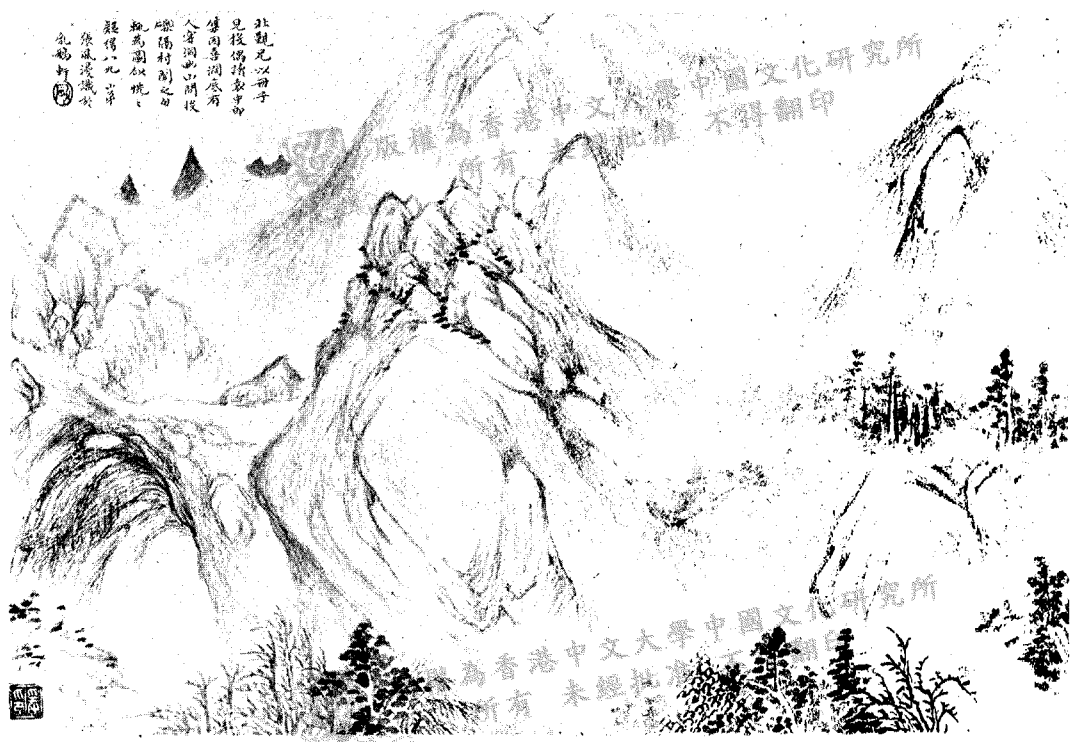
圖版七 張風山水册(四)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版八 張風山水册(五)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版九 張風山水册(六)

余以乙未春赴燕京夜宿單橋柅燈讀
壁上詩見有所書菩薩蠻詞一首字
大於非醉旭顛帶筆意如在余依其韻
而和之今勿勿十年矣壁上雖題姓字然
余以僻處海上竟不知大風為何如人
今於 櫟老夫子署中得悉大風生
平且以大風手蹟見示老氣披紛颯
颯綈上覺尺幅間如見張鶴鬚眉也

後學安致遠題



國初王元張大觀先生作畫落筆滂濶遠瞻墨如金不可多觀真
逸品也余曩曾游學早過泃遽閱隨園之間時向藏貴家
寓目三烟雲過眼不能去請懷抱如此冊之滿紙牛毛如
滿一層若秋雲靜如止水更上一層矣令人總如畫師化
工者耶莫能名其狀矣時在乾隆辛丑五月廿日為予五十五生
數日前向
後塘醫館假歸石鏡山房即展閱因遊將十卷多可為不虛度
矣其時雨新霽好風清著日掉一舟泛泛送遂東歸此
畫如行畫中如夢如共善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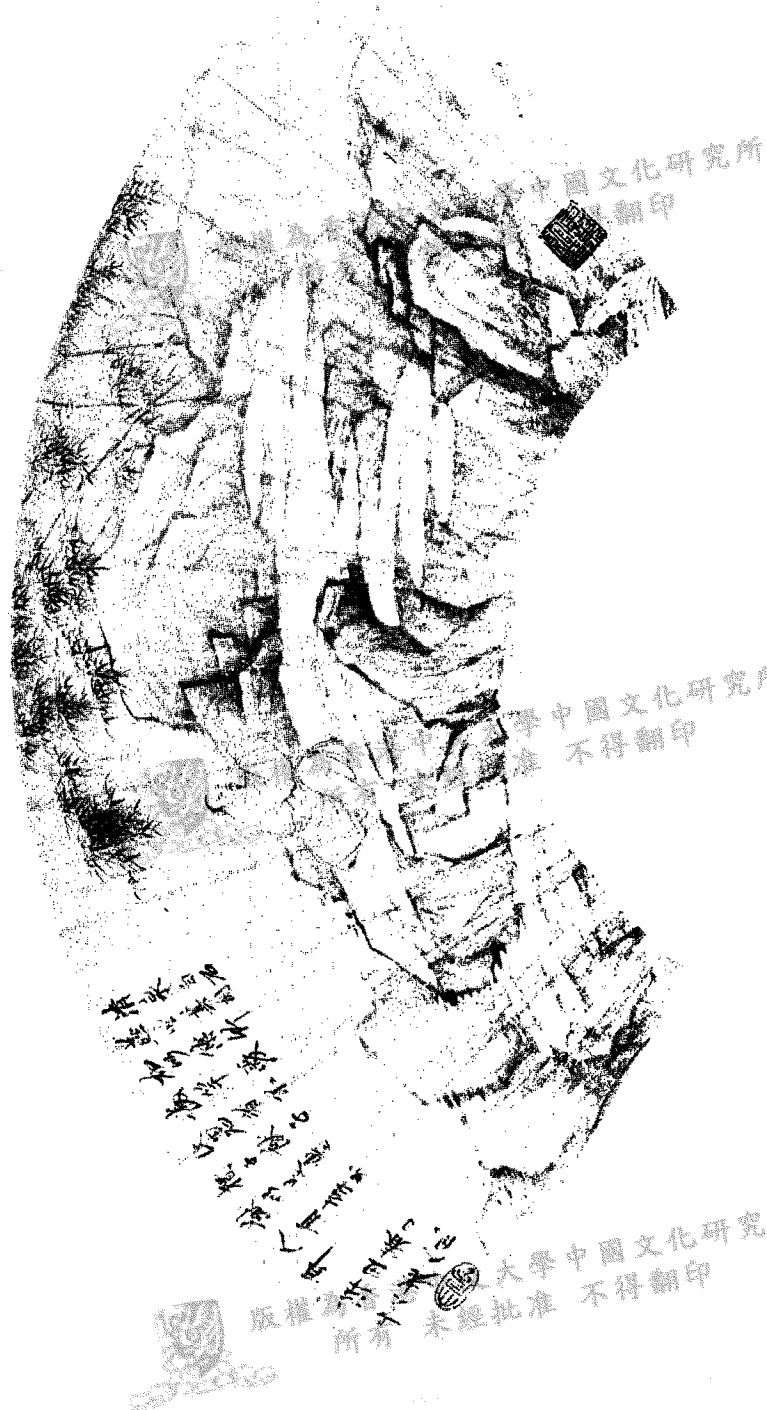
水軒契尤蔭跋

大令堂供養
上元老人山不
冊十二頁云上
神品人間本
看杜多



圖版十 張風山水册(七)題跋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版十一 張風山水扇面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版十二 張風萬登蒼煙圖軸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天目山，極高峻，巖
峰巒，西臨錢湖，山上有
雷不附，是數百丈一樹
謂之栲，原林東面有瀑
布，注源治名曰蛟龍
池，庚子冬十月，著
香港拍賣會天目龍
鳳圖於上，張風



圖版十三 張風天目龍鳳圖軸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茶村先生四十小照
張風寫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版十四 張風寫杜茶村像（變雅堂集卷首）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得心源，不言本之某氏某氏也。興至則神超理得，景物畢肖；興盡則得意忘象，矜慎不傳，亦未嘗以供人耳目之玩，爲己稻粱之謀也。惟品高故寄託自，遠學富故揮灑不凡，畫之足貴，有由然耳。唐宋而下，始有簪筆而供御，耑藝以名家者。然或位居左相，馳譽祇擅丹青；身本畫師，能事不受逼迫，此豈區區一技自鳴者哉？宋立畫學，遂進雜流，猶令讀《說文》、《爾雅》、《方言》、《釋名》等篇。各習一經，兼著音訓，要得胸中有數十卷書，免墮塵俗耳。風會日下，此義全昧，一二稿本，家傳師授，輾轉模彷彿，無復性靈；如小兒學步，專藉提携，纔離保姆，立就傾仆矣。昔人有云，山水不言，橫遭點澆；筆墨至貴，浪被驅使，豈不冤哉！然而錚錚佼佼，正不乏人，多正冠蓋之中，或饒世外之侶。大約不以此市利者，乃能於中得解；更不以此博名者，正於此道大有神會耳。……昔阮孝緒傳高士，有人所共知，而未必具載。乃其所載，或翻出人擬議外者。禪家參悟，不死言下；畫家筆墨，不墮蹊徑。高人會心，正自如是，固不得以定法求耳。然則得先生之意以讀畫，當不墮作家雲霧中；得先生之意以作畫，必不以神化讓古人矣！

此序之要旨有三：（一）畫家山水，原爲高人曠士、學士大夫，以寄閒情、以抒逸趣，無定法、無宗派。（二）畫不以之市利，不以之博名，要能於中得解，乃能於此道大有神會。（三）畫家筆墨，不墮蹊徑，不可以定法求，不當墮作家圈套。瑤星見解，與其叔可度畧同。龔半千謂「畫士」不逮「士畫」，此明季文人畫家之公言也。瑤星又與程端伯（正揆）書云：

弟匿影空山，雲泥既殊，鱗翼久絕，其爲瞻戀，罄竹莫申。邇來落魄無似，托鉢東牟，故人挽留，援止而止。從開來壁間，見《白雲峇圖》，外師造化，內關心源，非獨時流所未夢見，較前身畫師，未知孰勝也？所作《臥遊圖》，當不下數十卷，千古大觀，長安紙貴，琪壁駟馬，未之能先。弟雖棲心物外，諸念斷絕，而懷想翰墨，不啻調饑，望以一二紙見寄，非敢言心慕手追，領畧萬一，但得焚香靜對，骨戛青玉，身入鏡中，於願足矣。（《尺牘新鈔》卷五）

周櫟園之識石溪，即緣張怡之介。《讀畫錄·石谿傳》云：「予從瑤星張子與交，因乞作冊子。」而傅山康熙丁未（六年）間爲櫟園作畫，張怡爲跋（見台灣《明清之際畫展》）。怡與畫人之交好，而眼力之高，洵爲一時龍象，故知大風於畫理，得諸其兄者多，用能

掉臂孤行，自出己意，雖天資過人，而家學薰染，不無淵源有所自也。

張怡自稱繖山，其《讀畫錄》序末自署曰繖山張遺瑤星。傅山為周櫟園作畫，後有繖山張怡等跋。繆荃孫記投贈周櫟園雜文二冊，共詩文二十九篇，第一為張遺之《偶遂堂賦》，第九為張遺《拜玉庵賦》（《雲自在龕隨筆》二）。此冊自端方家流出，後歸葉遐庵。葉氏云：「張瑤星兩賦頗罕異，惜其文集不載此兩賦也。」（《遐庵談藝錄》，頁五八）張怡遺文散見各書甚夥。《穰梨館》三十四有黃九烟與張瑤星詩翰合卷。九烟名周星，上元人，崇禎壬午進士，年七十自撰墓誌，作《解脫吟》十二章，大醉自沉於水，亦奇士也。又朱胤昌《洗影樓集》有張怡序（文見《金陵詩徵》二十九）。胤昌字嗣宗，上元庠生，隱居盧龍山，有《偕張瑤星遊三宿岩》、《遊棲霞寺》二詩。又《松風閣訪張瑤星詩》有句云：「峭石橫流水，孤花表夕陽，由來心遠者，無處不羲皇。」（《詩徵》二十九）可窺見其旨趣。周亮工詩有《張瑤星寄札并得友蒼開士近詩》一律，末句「莫話當年塵土夢，松風閣下雨溟溟。」自注「松風閣在雨花臺畔，瑤星讀書閣上，久與世隔。」（《賴古堂集》卷八）松風閣蓋張（可大）家園之名蹟。

亮工《賴古堂集》卷三十有《與張瑤星》書札數通。其一云：

山中四時皆是妙境，而秋冬之際，領畧更有大異者，空山落葉，光景更真。靜者於此中自有元契，城市中人可想而不可即也。得手教，承惠木瓜，以自怡悅，為我持贈，芬芳一室，心佩道風矣。《史掣》一書，囊括今古之藏，約畧數編之內，學人侈談該博，每苦記憶不真，得此奇觀，頓如指掌，真藝林之要錄也。倘先生可以稍待，敢留笥中，俟畧有餘資，當為刻出，以廣其傳，生平不敢攘他人之著作以為己有也。

又一云：

……勝國遺事，編輯不難，而難於發凡起例，但從世人恆見者為之分類割截，則世人既恆見矣，又何貴後人抄撮？愚意一語一事，皆人所未見未聞，庶有益於前哲，有補於後來。人謂前哲佳言懿行，盡彰彰於世，此却從何處搜羅？不知先哲佳言懿行遺漏者正無限，即如正史中所載古人事跡，亦無不詳且備矣，而散見於野史者正自鈔錄不盡，今日之事，斷斷不當求之習見習聞之書明矣。弟所有皆習見習聞書也，聞牧齋先生手撰前人遺事，高至數尺許，後燬於絳雲樓，先生復以胸中記存者追錄之，亦高至尺許。宋轅文謂虞山此錄多搜人之短，故天燬之。若

使人人貢諛，亦何貴於吾輩操觚哉？聞此書尚藏其猶子家，若得借鈔，則先生之書不一載成矣。《玉劍》、《遵聞》在兒子處，兒子一月內可歸，歸時即以奉寄。《史挈》是必傳之書，惜弟家破不能為先生梓。……尊著且藏之名山，名山之外，未必無其人也。……

《玉劍》必指《玉光劍氣》，該書嘗留周亮工子處(或為周在浚)。據此札知張怡又著有《史挈》一書，亮工欲為刊刻而未果。《清代禁燬書目》補遺有怡《設聞續筆》：「查《設聞續筆》，係張怡撰，皆記明季破京師及福、唐、桂三王僭號事蹟，中多悖妄語，應請銷燬。」《設聞》與亮工札中所言之《遵聞》，諒為一書乎？

瑤星高壽，猶及時與文流遊宴雅集，如錢陸燦詩有《與袁籜庵、唐祖命、方爾止、張瑤星、余淡心、黃俞邵諸君子集牡丹花下》，句云：「金陵舊是帝王都，歲歲花開如畫圖。此花又殿春風後，朱衣王謝相傳呼。一筵釀費中人產，一花千人萬人眼。金盤綵籃共貽贈，招邀名士分折柬。」考袁籜庵(于令)卒於康熙十三年甲寅(據孟森《心史叢刊》二集)，年已逾七十。此會諒在康熙十年前後。又石濤山水冊《江東秋日懷張瑤星、周向山、張僧持、湯燕生、戴務旃、杜蒼畧、柳公含、吳野人、周真棲諸布衣作》，其句云：「白雲老翁倏他去，青□復作叢霄遊。南邨獨往無定迹，岳夫補過中江鷗(注公齋名補過)。近日鷹阿成懶癖，往來時臥長干樓。」(《畫苑掇英》下)。石濤赴南京，駐錫一枝庵，在康熙十九年，是時瑤星最為耆宿，故呼之為白雲老翁，是張怡尚及與石濤論交也。杜蒼畧即杜界，為杜濬之弟。濬有贈張瑤星錦衣五律云：「張仲長安邸，惟余援膝頻。除書無長物，遺像有嚴親。頗續文昌句，無慚孝友人。明君如賜錦，宮樣別詞臣。」(《變雅堂詩集》三)濬與張氏交好至篤，濬歿後，有雜文卷在上元張氏，秘不示人(《清詩記事初編》頁一八五)，即指張怡也。瑤星翰墨流布頗廣，《金陵詩徵》卷三十二收其詩四十四首，而大風僅得七首，可見其詩之流落人間者，亦比大風為多。

(二)

張風事蹟，見《明畫錄》、《讀畫錄》、《國朝畫徵錄》、《圖繪寶鑑續纂》、《江寧府志》。近人惟米澤嘉圃著有《張風及其藝術》一文，見《大和文華》第18號，所記至為簡畧。

大風早卒，年歷無考。周亮工記大風「病胃膈，疾篤，自題墓石小像卒。壬寅余自北回，邀大風過高座寺，相聚五六夕，為予作冊中諸幅，已又以小冊貽我，未數月即歸

道山矣。」是其卒應在壬寅，即康熙元年（1662）也。

大風死後，入其兄瑤星之夢，恰有詩紀其事云：

予仲大風，死後入夢；衣冠甚偉，出袖中文，屬余為流通。自云居天上為散仙甚適。新構小屋，繪諸葛、柴桑二像，供其中，仍以筆墨遊諸上真，別語甚多，異哉！

瑤星作詩紀夢，詩錄於後：

與子稱同志，天懷各暢然。生當魏晉後，詩續邶鄘前。四海留雙屐，千秋共一肩。雨花臺上月，相與踏層烟（一作巔）。（一）荷鍾來高座，相從只比鄰。地荒蘭蕙少，年老弟兄親。命酒聊驅俗，寫山緣救貧。前修凋喪後，風雅藉斯人。（二）忽漫歸城市，憐予更索居。幸留肝膽在，所惜往來疎。每見僧求畫，時從客借書。何來摩詰病？恐是散花餘。（三）竟爾謝人世，殘陽隔暮烟。星真應名士，死不媿前賢。好友收遺帙，塵踪失大年。夜臺遇妻子，慰藉識衣牽。（四）上界多官府，輸君汗漫遊。雲中新卜宅，天上舊埋憂。筆鑄黃金像，名鑄白玉樓。英雄能辟穀，應畫漢留侯。（五）欲別還相送，醒來霜氣清。曉烟殘月影，冷露遠鐘聲。遺藁當尋讀，新詩誰主盟？巫咸如夕降，細與說陰晴。（六）（《金陵詩徵》卷三十二）

大風嘗與兄瑤星論畫云：

此事有悟，亦有證：悟得十分，苟能證得三分，便是快事。前輩有言：「我所恨者，未見此手，先具此眼。」又云：「眼裏有筋，腕中有鬼，都是說見到，行不到，乾慧之無濟乃爾。」（《尺牘新鈔》卷二）

見得到未必行得到，雖以龔半千之工力，尚且自謂「余不能畫而能談」，但須先具此眼，方能具此手，是顛撲不破之理也。

僧七處有《四季漁家樂圖卷》，周亮工書引首；題句者陳舒、唐耕塢多人，大風亦有跋文云：

玄貞子（張志和）作《漁父詞》，往來江湖，頗與顏清臣厚善，後上昇於婺州（見《婺志》）。其皇道兄四季為四首，極春夏秋冬之致。筆墨繪圖，蒼古秀細，鮮

潤欲滴。而古有詞無畫，今詞與畫兼，乃為過之，但不知詞意之美，又吾家何人足當之耳？庚子九月廿六日上元張風題。（《穠梨》卷三十四）

以詞合畫，昔所罕見，故大風深為讚歎也。

周亮工《尺牘新鈔》二，錄張風書札多首。與其兄瑤星論畫之外，又有與偶遂堂主人（似陶氏曲林館）、與鄭汝器、與程幼洪三首。周亮工有《題鄭汝器藏李（流芳）、宋（珏）合作畫冊跋》（見《賴古堂集》）。幼洪嘗和葛雲芝（字瑞五，崑山人。《千頃堂書目》卷二十八著錄其《臥龍山人集》）題周荃所繪《絕交圖》句云：「劉峻廣絕交，此論洽人意。金盡試求交，跼天而躄地。」（《讀畫錄》卷二周靜香傳）汝器則與大風為至交，《讀畫錄》稱大風遺書，「病中付鄭汝器藏之。丁未（康熙六年）秋，汝器出其藏稿，欲共徐起涓開呂之詩同梓之，杜蒼畧為傳。會汝器為一令累，又不果梓，後為一友携去，遂失其半。」大風著述，不獲行世，為可惜也。光緒甲午黃岡沈氏刊杜濬《變雅堂集》附錄二收杜界（蒼畧）詩文九首，但無張風傳。

劉氏虛白齋藏大風名卷，為焯伯社師作。焯伯即楊焯伯，字大郁，一字鹿園，江寧庠生。《金陵詩徵》卷三十二錄其《冬餘樂事》，又《清明前四日過蘘霄道院主清涼山看花竟日》絕句云：「江山佳處總難論，春在林泉賴酒尊。我被春風久留戀，桃花流水晉時村。」方苞於《季熙（瑞臣）墓表》稱：「楊鹿園，金陵奇士也。於時人概不快意，獨與（熙）為寂寞交。時扶杖矯首郊野，則劇飲縱談大樂，或樂未畢而繼之以哀。」（《望溪全集》十二）季熙與鹿園《郊外縱步》詩句云：「莫將失意悲今日，且辦浮生與古人。」（《金陵詩徵》卷三十四）方苞所記，殆指此乎？焯伯性耿介，出與不苟，而與余懷酬唱最多。澹心有《客苕溪》《寄贈錢季水兼懷焯伯》二律。（《金陵詩徵》卷三十四）又《玉琴齋詞》中有《鵲橋仙》寄楊焯伯，又《念奴嬌》祝楊焯伯六十上闕云：

鹿園偕隱，對鍾山屏幃，閉門高臥。我愛器之真鐵漢。與我周旋作我。菊綻東籬，酒傾河渚，種菜為功課。狂歌痛飲，滿眼雪花飛墮。

澹心又有和楊焯伯見贈一律云：

種瓜何地是青門，愁見濛濛八表昏。芳草故都春閉戶，落花寒食夜開樽。荒雞鳴處誰能舞，舊燕來時我尚存。雨後不知山徑滑，遲君雙屐印苔痕。（《金陵詩徵》卷三十四，《清詩匯》十六，《明詩紀事》十四）

大風繪贈者，當即楊氏也。

屈大均《佚文·送凌子歸秣陵序》稱：「三月十九日，與林古度（茂之）、王璜（元倬）、方文（爾止）、楊□□（炯伯）、洪□□（方舟）、湯燕生（玄翼）諸遺民，集璜之南陔草堂，為威宗烈皇帝設蘋藻之薦。」《翁山詩外》六《送凌子還舊京》詩有「虎踞關前客（自注龔賢），雞鳴寺裏人（自注楊子郁）。」炯伯字大郁，即此人也，當日與龔野遺齊名。劉氏藏大風此卷聞名遐邇，而炯伯向所未詳，故為詳考如此。

此卷後有大風詩一首云：「寒雨連空翠，諸天盡紫煙。閣疑峯對面，崖與樹平肩。木末解新籜，雲根裊細泉。西林有瀑布，定落石梁前。雨中紫峰閣作，似書老社長正之。」紫峰閣亦見吳嘉紀《陋軒詩》卷九，泊船觀音門十首，其一云：「短褐張道士（注張瑤星），長安舊錦衣。饑眠紫峰閣，老掩白雲扉。塵世鹿還逐，鼎湖龍不歸。時時一回首，血淚盡情揮。」此閣蓋為大風兄張怡隱居處。周亮工與瑤星書其一云：「先依白雲先生度歲。紫峰閣久有質人意，今可得否？」（《賴古堂集》二十）即指此也。

大風論畫主行條理，遠看大片段，近看小節目。觀其題所畫諸葛亮像云：

諸、陶二公，讀書□畧，如攻城畧地之畧。觀書止攬取其治亂興亡大頭腦處，餘次瑣屑無關，便都寘之，非苟且粗畧之畧。公用世人，與高才豪上一等人不同；行師尚節制，罰二十以上皆親決，又曰先帝知臣謹慎。不求甚解是說元亮為學道人，天資沈靜聰慧，於書皆不求而甚解。蓋求字下作一句讀，古人文法如此。莫因澆酒用巾，琴不事絃，便當作個潦倒頹唐老子不然也。至子美詩云：「讀書難字過。」又是笑話人語，道著學人通病處。余向於二公讀書法，作一類錯解，豈獨難字過乎？（《故宮書畫錄》卷五）

彼主張觀書取大頭腦處，而於元亮「不求甚解」句，讀為於書不求而甚解，於求字下斷句，別具新義。是大風覽書亦注意小節目，不敢輕易放過，其理可與作畫相通，豈可忽乎哉？又小字題：「廿三日附錄《珠光菴長語》一則。」鈐印「珠光菴主」，知大風著作又有《珠光菴長語》一書。是幀下方右隅又小字題識：「或見道人書畫，謂頗有狂意。道人笑曰：『當繇近朱者赤耳。』或曰道人交游，率禮法謹飭士居多，安在爾爾。道人徐曰：『風□敢，與狂相去不甚遠不？』」風自許為狂，畫有狂態，是其特色，言亦中肯。

故宮此武侯像款云：「此畫為蘭雪居士作。上元衲弟，眞香佛空，酒後醉筆。甲午正月廿乙。」考康熙間號蘭雪者有二人：一為邵點字子興，一字初庵，又號蘭雪，自餘

姚遷吳，山水法雲林，著《四可齋燕燕游詩》（見《清代畫史增編》）；一爲孫學稼，侯官人，字君實，號蘭雪，明亡居西湖，號聖湖漁者，康熙中卒。日本米澤嘉圃謂蘭雪居士即孫學稼（《大和文華》第18號），尚待考定。張風寫諸葛像，尚有日本繭山順吉氏藏一幀，上題「先帝知臣謹慎」數字；新加坡友人陳之初先生有一幅亦題此句，想均從此本摹倣，故只摘錄「先帝」一句。故宮此幅，天真爛漫，人物衣褶，蒼勁中見溫潤。其畫衣服線條，先用淡濕筆鈎樣，再加鈎濃墨以醒之。至畫胡床則反是，先用粗筆深墨，立定架構，然後以淡墨渲染，使其滲透，故能脫化渾融，迥出塵表，的是佳構。

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大風渴筆山水冊頁十二幀，蓋（崇禎）甲申歲作，有題識者八，錄之如下：

水口畧類桃源而非也。大風。

倣倪。

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頭缺，元人填詞也。似宜作水樹法爲得，而大概亦夯工。處處媿張句曲擊鼓邊一語。甲申七夕。

雲磬風帆。

畫無命題在處移，似聽澗響耳。若以爲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亦可。北覲兄必以爲大風於此道亦用時文法也，一笑。六月晦日。

余苦不能淡至，此其亟力摹擬，然終是筆繁。七月十日，雨中，大風。

夕陽在山。

北覲兄以冊子見投，偶讀《袁中郎集》，因喜「澗底有人穿洞出，山間投磔隔村聞」之句，輒爲圖似，恍恍疑得八九。小弟張風漫識於亂鴉軒。

北覲未知何人。此冊雜題有可注意者數事：（一）以畫之製題與時文制藝之法有可相通處；（二）畫中填補缺處，可作遠山，而近景則宜施以水樹法，有如灰土填罅，須大用力，即所謂夯工也；（三）佳詩警句隨時可以入畫；（四）畫宜淡而筆不宜繁。於此亦可窺見大風畫論之一斑。

此冊後有安致遠跋，稱其乙未春於燕京宿單橋，壁上見大風書《菩薩蠻》詞一首，字大於升，如醉張旭顛米芾，時尚不知大風爲何人。嗣始於周櫟園夫子處，悉其生平。致遠字靜子，號拙石，山東壽光人，康熙十一年拔貢。著《吳江旅嘯詞》（《清詞鈔》頁一七八），蓋爲周亮工弟子，乙未即順治十二年，時大風尚健在也。

大風有題周祚新竹卷跋云：

墨農道人早歲與其同鄉楊、李、馬諸公學畫山水，以為資性手筆有不相宜，即畫成亦不足傳，遂棄去。專肆力於竹，蓋寢食於宋元明各大家而得其神髓。故余論南中畫竹家，二百餘年來必以道人為正宗為大家。余與道人交亦淺，知非阿私所好，惜道人五十外歿，墨蹟近難多得。今觀此卷，瀟灑生動，真氣勃勃，細玩其立竿發枝，當是成竹時最先作也。己亥閏三月朔，上元老人張風題。（《遐庵清秘錄》二）

己亥即順治十六年。周祚新字又新，貴州人，工畫竹，崇禎十年進士。大風寫竹甚少，見於辛丑扇面者，寥寥數竿，真氣滿紙，別具神趣，正可與此篇互相印證。跋中稱墨農從其同鄉楊、李、馬諸公學山水，即指楊龍友、馬士英輩。

大風畫，周櫟園謂其無所師授，偶以己意為之，遂臻化境。黃賓虹以為此論尚未克罄其所自來，而謂趙松雪寫山石樹木，極為荒率，大風筆亦相類。吳湖帆亦稱：「大風全師松雪，而超逸過之，如行空天馬，不可以迹象求之，是為神品。」（俱見《與烟伯社師卷》跋）兩家均認為大風出自趙鷗波，今考其辛巳冊自言法李希古筆意，甲申冊中有「傲倪」一葉，蓋寢饋於宋元者甚深。大風之畫樹石，甲申冊為早期作品，樹法如桃源水口，古樹昏鴉，有時近於半千，規矩未失。坡石有純作乾皴，而淡墨渴筆，折帶披麻，仍是子久一路。此時期既未能恣肆，又不能簡澹，故七月七日雨中作，自題云：「余苦不能淡至，此其亟力摹擬，然終是筆繁。」而「夕陽在山」，與「紅塵不向門前惹」二幅，都嫌皴擦太多，反病筆弱。若戊子烟伯之作，全以意行，樹榦以側筆取勢，渾厚無匹；細枝交柯，有如狂艸，直是亂頭粗服。石則僅鉤輪廓，點以濕苔，簡而能繁，乾中帶濕，神乎其技，足嘆觀止。己丑虬松，與其書法筆鋒，同其爽利，亦是合作。

曾鯨、張風嘗合繪顧夢游小像軸，款云：「顧與治先生小像，曾鯨畫；張颯補景；田林篆。」（《南京博物院藏畫》）畫岩谷藤蘿，皴法在解索披麻之間，大風筆法，所謂無所師授者也。按曾鯨卒於順治七年，年八十三。顧與治輩分在張風之上，紀映鍾《顧與治詩序》云：「啓禎間，舊京以詩名者，艾子魏容、廖傅生孔悅、張彥先一儒、傅遠度汝舟、顧與治夢游、王穆如亦臨、張紫淀文時、張季筏可度、暨先君子竹遠諱，皆以布衣雄奇詩壇，聲聞藉甚。今九原不可作，而後死者則顧先生與治也。」與治蓋與大風之叔輩文時、可度交，其集中有《沈子遷五十初度、張颯筏、孫阿雁、方爾止、友蒼開士同集水齋菴，予方養疴未赴，走筆呈此》一題，而未見與張怡及風昆仲唱酬之作。此顧氏像，篆者田林，按北京圖書館藏有清田林撰《詩末》二卷，雍正七年南墅草

堂刻本，或即此人。

《金陵詩徵》卷三十九：「鯨字波臣，莆田籍，居金陵。周暉稱其寫照入神。」其《自寫小像》詩云：

不用僧鞋道士冠，只須野服自盤桓；蕉陰淨綠秋花紫，琴對青山最耐彈。

夢遊此幅即由曾波臣寫照，而大風補景者。

大風既工人物，間亦為人寫照。杜濬《變雅堂集》（光緒甲午，黃岡沈氏本）卷首附有張風寫茶村四十小照，是其一例。（圖版十四）民國廿四年印《黃岡二處士集》中《變雅堂集》卷首別出另一張風畫杜于皇像，孫星衍題，紙本，為茶龕藏，有殷雯跋云：「此軸側署張風寫三字，孫淵如顏其上約畧數語耳。」按此本疑不可靠，「張風寫」三字或出後人補款。

大風遺文見於上舉者，《題諸葛亮像》、《題七處和尚四季漁家樂圖卷》、《題周祚新竹卷》之外，尚有祝枝山之《越臺諸游詩》跋云：

京兆書無不學，故精力遒勁，神采奕奕動人，此幅尤其法晉魏者。今戊戌夏，余與江上先生來游吳門，初得京兆書《黃仲輝墓誌》，繼是紙可稱雙璧，宜為知還閣中寶物也。珍重。五月廿二日上元張風識。

此冊羅振玉印行；戊戌即順治十五年，時張風與笄重光同在蘇州。

張大風詩，《金陵詩徵》選七首，《明詩紀事》辛籤二十七上錄詩四首。見於原卷者，雨中紫峰閣已見前錄，其他據原卷及郝蓮《國朝詩鈔》補錄二首：

《題虬松圖》

道人明日城中去，先生留我圖松樹。高榦虬枝萬丈長，好掛茆齋讀書處。松聲風聲吹不休，浩浩落落一發胸中趣。（據原卷）

《江鄉即事》

沙蘆潮平蟹稻香，西風晴日雁飛忙；多情惟有江天柳，欲落重新二月黃。（郝蓮《國朝詩鈔》）

其它見日本《澄懷堂書畫目》，香港《至樂樓明遺民書畫錄》，又大風題自作《空山獨步圖》云：

空山人靜，無與往來，素月在望，好風入懷。優哉游哉，蓋獨樂哉。

又題《喜睡圖》調寄《踏莎行》云：

老去情慵，年來喜睡，黑甜別有真風味。當年尼父歎吾衰，分明懶與周公會。
且閉柴門，聊虛客位，垂頭童子曾無對。三竿紅日已天中，山厨炊熟黃梁未？
（見荇蓀作《張風諸葛亮像軸》一文）

葉氏《全清詞鈔》有張怡無張風，此首可補其缺。安致遠稱曾見其《菩薩蠻》於燕京題壁，惜未見載錄。

大風著述，今皆不傳，其《一門反切》，但用音和一門，使人不習等韻便可通韻書，爲其得意之作。考清初學人，喜談音韻反切。劉獻廷《廣陽雜記》四記吳喬（修齡）論聲音之道，以二合、翻切收盡諸法，立二十四條。劉氏以其二合爲局狹門，乃實不知二合之奧理，而病其以諧聲通翻切而立法太多。又稱其論局狹音和二門、二合之說；張風但取音和，疑即用二合之法而已。音韻之學，清初畫人如方以智亦邃於此道，乃一時風氣。張風之作，惜乎不傳，無由窺其造詣也。

張風自署，有時寫作觀，《畫史彙傳》誤觀作觀，葛煇已竊笑之。（《愛日吟廬書畫錄》二）觀爲風之古文，《周禮·大宗伯》觀師即風師；《玉篇》、《廣韻》俱云古文風。附記於此。

又大風一名，蓋取之風后。《史記·五帝紀》《正義》引《帝王世紀》：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爲相。《漢書·藝文志》有《風后兵法》十三篇。張風以大風爲號，嘆爲天下去垢者何人，殆有微意存焉。

周亮工《印人傳》二《書張大風印章前》云：

張大風風，上元人，因自稱上元老人。予既載其行誼入《讀畫錄》矣復錄其一二逸事於此。大風學道學佛，三十年不茹葷血，客有烹松江鱸魚者，因大噓曰：此吾家季鷹所思，安得不噉，遂欣然一飽，從此肉食矣。予被讒後，大風畫一人持劍，以手摩娑雙目注視之，佩一葫蘆，筆極奇古。題其上曰：刀雖不利，亦復不鈍。暗地摩娑，知有極恨。予感其意，至今寶之。大風作印章，秀遠如其人。予得其二，何省齋、周古邨得之最多。省齋爲醉僕跌損，古邨所得皆在好凍上。破家後僅存其一二。

足見大風與周氏交契之深。大風不特工六法，且亦長於奏刀。因附記之。

附：張風書畫繫年紀畧

崇禎九年丙子（1636） 《人物冊》十二頁。

末幅款云：「丙子秋八月之朔寫，上元老人張觀。」（日本《澄懷堂書畫目錄》五）

崇禎十四年辛巳（1641） 《法李唐山水人物冊》。

款云：「辛巳仲春之望，法李希古筆意，上元張觀作。」（《穠梨》卷三十九，頁一九）

順治元年甲申（1644） 六月、七月間，為北觀作冊頁十二幀。（普林斯頓大學藏。見本文圖版四至十。）

順治四年丁亥（1647） 作《山水書畫冊》。（《泰山殘石樓畫冊》）

順治五年戊子（1648） 秋，作《秋汀艷景圖》。

款云：「戊子秋月，即景圖此，上元張觀。」（《藝苑遺珍》）

同年 冬十二月，作攜琴人物卷。（本文圖版一、二）

款云：「此畫作與罔伯社師，上元張觀。時戊子冬十二月也。」（劉作籌虛白齋藏）

順治六年己丑（1649） 仲冬，畫《虬松圖》題一七古。

款上人名被剝去。（劉氏虛白齋藏，見本文圖版三。）

順治八年辛卯（1651） 《秋林山色圖軸》。

款云：「倪元鎮有《秋林山色圖》，又有《春林山影圖》，道人此幀用其題不襲其套。孰謂古今人不以變化相尚耶？辛卯八月五日作與無念贊坦，珠光庵觀。」（《愛日吟廬書畫錄》二）

順治十一年甲午（1654） 畫諸葛亮像軸。

款云：「此畫為蘭雪居士作，上元衲弟。真香佛空，酒後醉筆。甲午正月廿二。（下畧）」（士林故宮博物院藏，《石渠寶笈》三，延春閣；《書畫錄》頁四九五。）

順治十二年乙未（1655） 作《山水人物冊》十二開。

款云：「乙未夏四月二日寫，上元老人張風。」（《書畫鑑影》十六）

順治十三年丙申（1656） 作《烟雨歸漁圖》。

款云：「崖上陰雲晝不開，澹烟和雨暗蒼苔；一竿篲笠滄浪口，白鷺窺魚去復來。

丙申冬日於吸江樓，觀。」（《至樂樓藏明遺民畫》頁八二）

順治十五年戊戌（1658） 五月與笄江上（重光）遊吳門，題《祝京兆書》。

同年 有《草堂讀書軸》。（《愛日廬書畫錄》）

同年 《北固烟柳圖軸》。（《編年表》引徐邦達《古代書畫過目匯考》）

順治十六年己亥（1659） 作《空山獨步圖》有題句。（《大風堂書畫錄》）

同年 作《抱朴子燃薪讀書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同年 閏三月，題周祚新竹卷。（《遐庵清秘錄》二）

順治十七年庚子（1660） 作《空壑高士圖》。（郭味蕓《年表》頁二五六）

同年 九月廿六日跋七處和尚《四季漁家樂圖卷》。（《穰梨》三四）

同年 爲舜道寫《天目龍鳳圖》。（本文圖版十三）

款云：「天目山，山極高峻，崖嶺竦疊，西臨後澗。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樹，謂之翔鳳林。東面有瀑布，下注深沼，名曰：蛟龍池。庚子冬十月，爲舜道詞翁寫《天目龍鳳圖》於上藥亭。」（《神州大觀續編》第二集）

同年 《淵明嗅菊圖》。

款云：「采得黃花嗅，唯聞晚節香。須令千載後，相慕有陶張。上元老人寫淵明小炤，庚子。」（《大風堂名蹟》第一集）

同年 《觀瀑圖軸》（紙本）。

款云：「有筆有墨；以此幅紙甚佳。楮先生原居文房第一。庚子嘉平上元老人醉後。」（《虛齋》卷10·11）

此圖現在上海博物館，見該館藏畫 68，爲晚年作品，十分奇肆。又一本見O. Sirén, Pl. 371。日本《南宗名畫苑冊》，《支那南畫集成》第二期上卷俱收此幀，題曰《賞楓圖》，款字相同，現爲大和文華館藏，或爲摹本。

順治十八年辛丑（1661） 竹石人物扇面。（本文圖版十一）

款云：「清泉白石，燕坐其間，加以脩竹數竿，愛此君者，不獨子猷；子猷以是傳，人有幸不耳。辛丑春日上元老人風。」（印「大風」。）（黃君璧藏）

康熙元年壬寅（1662） 張風與周亮工會於高坐寺，爲元亮作畫。（見《讀畫錄》）

張風又一《觀瀑圖軸》，見《唐宋元明清畫選》第六五（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印行，一九六〇年八月），只署「張風」二字。繪大樹三株；石多用側筆，甚爲草率，未詳年月。鈐印一。

《神州大觀續編》第三集載《萬疊蒼烟圖》（見本文圖版十二）。款云：「仰觀石壁，俯聽流泉；山水挺秀，澗花吐鮮。一聲黃鳥，萬疊蒼烟；靜者邁往，樂茲永年。上元張風寫意并題，爲士慶先生清玩。」鈐「上元老人」方印，今藏普林斯頓大學博物館。

日本《澄懷堂書畫目錄》五著錄張風《竹林高士》圖軸。寸大草書款題云：「一竿兩竿脩竹，五月六月清風；何必徜徉世外，祇須嘯咏林中。」下鈐「上元老人」、「大風」二印。小字題識云：「作小畫并題六言，爲式翁老仁兄壽。」

又一《面壁達磨圖》，草書款題云：「面壁則已，盍爲發怒；請問我師，中必有故。上元老人畫并題。」鈐「張風之印」一。

《穰梨》續十四著錄張風《古道獨行軸》，署戊申，實爲康熙七年，時大風恐已前卒，頗可疑。

《一角編》甲十三有大風山水真蹟。《麓雲樓書畫記》四十有大風《吟梅圖軸》，不具記。

檢道光四年武念祖修之《上元縣志》，卷二十《隱逸》有張觀與楊大郁(焯伯)傳，惟頗簡畧。卷廿四收張風燕子磯七律一首。卷末《摭佚》刊前輩著述，張可大、張文峙均有著錄，張怡則附其《白雲書目》，共二十五種。重要者如：《三禮合纂》二十八卷，乾隆三年纂三禮館時，嘗購取其書。又《史擊》二十四卷、《雲乳銷夏集》三十八卷、《攝山志略》六卷、《金陵私乘》八卷、《養生主》十六卷、《白雲言詩》十二卷。怡歿時年八十八，畢生殫心力于著述，惜多未刊行。本志《摭佚》又有張可久、張怡詳傳，可以參看。

本文之作，承方聞教授、劉作籌、黃君璧先生惠贈照片，特此誌謝。

圖 版 目 錄

圖版一、二 張風書畫卷，黃賓虹等題跋（劉氏虛白齋藏）

圖版三 張風《虬松圖軸》（劉氏虛白齋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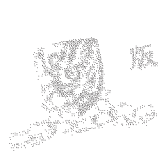
圖版四至十 張風山水冊十二幅，并題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博物館藏）

圖版十一 張風山水扇面（黃君璧藏）

圖版十二 張風《萬疊蒼烟圖》軸（普林斯頓大學美術博物館藏，印入《神州大觀續編》第三集）

圖版十三 張風《天目龍鳳圖》軸（《神州大觀續編》第二集）

圖版十四 張風寫杜茶村象（《變雅堂集》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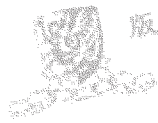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Chang Ta-feng and His Family

(A Summary)

JAO TSUNG-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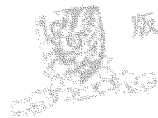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Chang Feng 張風 (Ta-feng 大風), a landscape and figure painter, is well known for his fantastic style and has become widely reputed since the great modern painter Chang Ta-chien 張大千 has used the name Ta-feng 大風 as the title of his studio.

The first part of this article is a detailed study of members of Chang Feng's immediate family—his father, uncles, and his elder brother. The second part is an account of the artist's life and his friends mentioned in the inscriptions on his paintings. A chronological list of his works, whether preserved or lost, is appended.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